



课堂策

如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①

合作不是一种手段

□ 郑杰

这些年来，我在教育领域其实只为一件事而忙，就是“让教育服膺理性”。因为教育中那么多乱象，其根源是行业理性的缺失。

当下，合作学习在学校风起云涌，但凡有人问是不是不需要在学校推行合作学习时，我都会反问，你们为什么要进行合作学习？而当有人批评合作学习时，我又会问，什么是合作学习？当有人抱怨合作学习效果不好时，我就会问，你会进行合作学习吗？如此种种，是在检测提问的人是否在理性的轨道上。

当一个地方或一所学校总是说“理解了要执行，不理解也要执行”，或者“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”时，我想那个地方的人一定是缺乏理性的。过了没多久，你就会看到那里是“一地鸡毛”。

我当过10年高中语文教师，也教过初中和小学。从1996年起，我就开始研究合作学习，并在实践中不断尝试。

在培训教师的过程中，我经常举自己的例子，告诉他们只要在课堂教学中使用合作学习，教师的劳动就会得到解放。为了加深他们的印象，我还会特别强调当初我教两个高三班的语文课，担任一个高三班的班主任，同时我还是分管德育的副校长。虽然有那么多工作，但是我做得很轻松，因为合作学习将“学习权”还给了学生。只要教会他们合作学习，教师自然就轻松了。

每次我说这些，受训的教师都会用复杂的眼神看着我。是羡慕还是怀疑，确实很难判断。我试图将“为什么要在课堂中进行合作学习”解释为“让自己的教学工作更轻松也更高效率”，看来这不一定有什么说服力。

我的现身说法显然与教师的现实体验有很大的距离，几乎在所有的教师看来，无论在课堂内外，只要是改革，就伴随着痛苦的体验，包括合作学习，教师们心想：一定又是把简单的教学问题复杂化了。教师们对各种各样的改革五花八门的新花样越来越抱以冷眼，这背后显然有别样的隐情。总之，让教师们信服合作学习，是颇难做到的一件事。

一些“务实”的校长和教师会直截了当地问我，合作学习能提高考试成绩吗？我说当然能。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已证明，合作学习能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，我甚至花费了不少时间，向教师解释其中的原因，并将详细的数据摆在他们面前。可是，他们依然将信将疑，愿意尝试的仍然很少。

我其实并不愿意以合作学习“能大面积提高学生学业成绩”为理由，鼓励教师们改变课堂，更不愿意以“创学校特色”之类的话来说服他们，因为前者有“功利”之嫌，后者则很“世俗”。

我认为，合作学习解放教师自身、合作学习提高学业成绩、合作学习创设学校特色，这些理由都是“心术不正”的说法。我强烈主张将合作学习的目的设定为合作本身，即使合作学习可能会增加教师负担，即使对学业成绩未构成显著影响，即使合作学习不是出于课改的要求，我依然大张旗鼓地宣扬合作学习，因为它能教会学生合作，就凭这一条就够了，至于其他都只是合作学习的副产品。

于是，我渐渐地不再向教师们宣传合作学习“显著的好处”，反而帮助校长和教师们端正实施合作学习的动机，只有当人们认识到这一学习方式是在成就一个“人”时，他们才能在面临风险的时候，毅然决然地坚持下去。

人们从来不是被外部所改变，真正使之发生改变的是其自身。我暗下决心，远离那些将合作学习看作手段的人，如果合作必须是一种手段的话，那也仅仅是为了教会学生合作的一种手段。

所以，我闭嘴了，不再苦口婆心，而是睁开双眼去观察、去寻找，找到我的同道者，他们与我一样，愿意为合作而教，为学生美好未来而教。我发现，这样的同道者正越来越多。

（作者系自由撰稿人，合作学习研究专家）

课事

一堂未上完的公开课

□ 汪厚旬

一提起周五的课心里就堵得慌，我竟然把这节课讲“砸”了。讲“砸”的原因让我哭笑不得——因为我的学生不愿意扮演我的儿子，最终没能完成教学任务。

根据要求，周五要上校内研讨课，我决定上《学会看病》这一课。选择这篇课文主要有几个原因，一是我和作者同样身为母亲，都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儿子。二是我与作者有一样的感受，即使内心忐忑不安、万分煎熬，也要锻炼儿子的独立能力。于是，我选择了这篇课文。

当一首《母亲》的乐曲响起，学生们朗诵着冰心的《纸船寄母亲》，这节课拉开了序幕。学生们读得声情并茂，很快就把握住了这节课的基调——深情、厚重的母爱。在我看来，这节课就沿着这个基调行走，才能找到感觉。

学生们随着学习目标自主学习、小组讨论，一切进行得有条不紊。轮到小组交流展示，有学生说，通过母亲的语言和坚决的态度，他感受到了母亲的“冷漠”。听到这里，我便想让学生通过深层次的朗读，再次感悟母亲态度的坚决。

观课笔记

□ 张晓华

最好的教法是什么

教无定法，贵在得法。一篇课文的教学内容确定之后，我们需要考虑的是采用什么样的教法才能让课堂教学更高效。是以读代讲、读写结合，还是板块学习、问题导读？是进行主题探究学习，还是小组合作表演，以演促悟？

诚然，课堂教学本就是有限方法的无限运用，但正是在对教法的精益求精、不断思考之中，我们的课堂才实现了一步的超越。

教法需要我们结合学情和学段特点进行思考，还需要结合文本和自身教学风格进行选取。但是，这些只是为上好课提供保障，究竟什么才是最好的教法？近日，在观摩著名特级教师薛法根执教《匆匆》一课时，我突然产生了一些思考。

教学片断：
师：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，但这最普通的事情却容易被忽视。在作者眼中，日子有什么特点？

（生读文）
生：我觉得第一自然段告诉我们，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。

师：这是日子最大的一个特点（板书：一去不复返）。你再看一看，这段话中还能看出日子有什么特点？

（生木然）
师：同学们再看看这句话——是有人偷了他们罢；那是谁？又藏在何处呢？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；现在又到了哪里呢？从这句话中又能看出日子有什么特点？

生：这是作者的想象（不入题）。

师：日子能偷吗？能藏吗？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大概大家也能想到了，日子无影无踪（板书：无影无踪）。我们来齐读这句话。

（生读文）
师：听我来读一遍……（读完）大家一起再来读。

（生齐读）
师：作者没有直接写日子一去不复返，而是写了这样一句：“燕子去了，有再来的时候；杨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时候；桃花谢了，有再开的时候。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这样排列，你能看出有什么特点？

生：这是排比句。
师：你注意到了句式的特点，很好。那除了排比句，在内容上有什么发现？

生：前面是讲什么事物逝去了，后面是讲这个事物又回来了。

师：讲得很好。无论是燕子、杨柳，还是桃花，他们去了，都能再回来。那叫失而复得。这三样事物去了可以再来，他们都会在时间上留下痕迹。但日子去了也可以回来吗？

生：不可以。
师：日子与桃花、燕子、杨柳相比有什么不同？

生：日子一去不复返，其他都可以再回来。
师：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？

生：作者为了突出时间的一去不复返。
师：表达了什么？

生：作者很渴望时间再回来。
师：是啊，他很留恋（板书：留恋）。

怎么会这样？我当时有点蒙了。看着坐在后排听课的教师，我笑了笑，说：“看来国辉是生气了，不想当我的儿子，我这个妈妈很不称职哦。这样，让他平静一下，谁愿意再试试？”就这样，我和另一名男生很顺畅地进行了对话。

对话结束后，我想，还是要让国辉进入角色，搞清楚课文里儿子的话该如何读。但若这样下去，今天的教学任务估计完不成了。犹豫了一下，我心想：算了，即使完不成教学任务，也得让国辉把角色扮演成功。于是，我再次走到他面前：“来，儿子，咱们再来一次对话，我是妈妈，你现在是我的儿子，开始对话……”他终于和我进行了一场艰难的对话，嗓子嘶哑，结结巴巴。对话完毕，我安慰他说：“估计儿子真是病了，看他和我说话时，嗓子都有些嘶哑了。”台下马上响起热烈的掌声，我知道，这掌声是送给国辉的一份鼓励。

很显然，这节课的教学任务难以完成了，当学生们还在讨论在哪里感受到伟大的母爱时，下课铃已经无情地响起了。我很遗憾也很内疚地对老师、对听课的教师

深深地鞠了一躬。虽然教学任务没能完成，令人有些遗憾，但是我也很欣慰，国辉终于学会了读对话。

晚上8点多，我的手机响了。“汪老师，我是吕国辉……”“嗯？他又怎么了？”“汪老师，今天对不起，我让您丢脸了。其实我知道该怎么读，我不读是因为当时您说让我当您的儿子，我觉得太幸福了。我当时就在想，要是我真能当您的儿子，那才是我一生的荣幸。我当时大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，所以就不该知道怎么读了。没想到您不仅没批评我，反而回过头来让我重新当您的儿子，当时我就想哭，所以嗓子有点哑了。您对我太好了，我好幸福，似乎我就是您真正的儿子……”电话挂了，我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……

没想到，这堂未上完的公开课竟然让我有如此大的收获。教学任务虽没有完成，但平时一贯调皮淘气的国辉却从中感受到了那份特殊的母爱。这不正是《学会看病》这篇课文的内涵所在吗？

（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康县后坪镇小学）

为什么学生总是没有问题

□ 程宪勇

现如今，黄瓜没有黄瓜味，西红柿没有西红柿味，想要吃到本真味道的蔬菜简直太难了。在追求工业化、产业化的年代，蔬菜生产似乎变成了“流水线”，批量化生产使蔬菜失去了原有的味道。

而教育呢？似乎也如流水线一般，造就了一批批失去“味道”的学生。许多教育工作者一直尝试在教学中追求生态化，回归课堂原点，但这好像没有那么容易。中小学教育逐渐磨平了学生的“棱角”，学生不敢也不会提问题。“没有问题”似乎成为课堂教学的常态，也掩盖了学生存在的真问题。

有段时间，班里复习的专题是辨析语病，我把近五年的高考语病辨析题进行分

类整理。在答疑阶段，学生分小组讨论，最后在班内展示分享。

但我发现，总有部分学生好像没有什么问题，也不与其他同学交流，就坐在那里看试题。我问他们有问题吗，他们说没有。我提出几个问题，让他们给同学们讲一下，却又讲不出来。看来是有问题，只不过由于知识储备不足或碍于面子，不能或不愿意提出问题罢了。

据观察，小学生回答问题往往很积极，课堂上举手很踊跃，生怕教师不让自己回答；初中生回答问题已不太积极，课堂上举手的寥寥无几，生怕教师让自己回答；高中生回答问题多回避，拒绝举手，会也不说，不会更不说。表面上看，这是随着

年龄增长学生羞于表现自己而造成的，但实际上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“负积累”，这就导致了学生根本发现不了问题，或不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。

学习过程中，学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疑问，但有些疑问可能仅仅停留在表面，不能称之为“真问题”。围绕这些问题打转，白白浪费了时间、精力等。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才能发现影响认知的真问题。如果不能找到真问题，那只能是隔靴搔痒，不会进入学习的深层状态。

但现实是，能提出真问题的学生实在太少了，以至于最后没有问题了。课堂上主动提出问题与同学进行交流，主动向教

师提出问题，这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，现在却变得异常“珍贵”起来。其实，即便学生提出的问题错误离谱，也总会有这个问题存在的理由，这总比“没有问题”要好。时间久了，学生提出的问题多了，自然会提出直达核心本质的问题。
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在课堂教学过程中，教师可以适当减少对问题的设计，尽量创设学习的情境，放手让学生质疑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的能力，把课堂变成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阵地，还学生一个自主学习状态。

其实，有问题很正常，最可怕的是表面上没问题，实际上问题却“暗流涌动”。（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第二中学）